

在德黑兰读《洛丽塔》 以阅读来记忆

[美] 阿扎尔·纳菲西 著

朱孟勋 译

Reading Lolita in Tehran: A Memoir in Books

Azar Nafisi

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三
辉
书
系
—
纳
菲
西
系
列

在德黑兰读《洛丽塔》 以阅读来记忆

[美] 阿扎尔·纳菲西 著

朱孟勋 译

Reading Lolita in Tehran:
A Memoir in Books

Azar Nafisi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北京

READING LOLITA IN TEHRAN

by Azar Nafisi

Copyright © 2003 by Azar Nafisi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译文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德黑兰读《洛丽塔》：以阅读来记忆 / (美) 纳菲西 (Nafisi, A.) 著；朱孟勋译. — 北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5.5

(三辉书系·纳菲西系列)

ISBN 978-7-5135-6118-1

I. ①在… II. ①纳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1265号

出 版 人	蔡剑峰
策 划 人	严搏非
特约编辑	李伟为 窦飞翔
责任编辑	孙嘉琪
装帧设计	pdo
出版发行	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(100089)
网 址	http://www.fltrp.com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 × 1240 1/32
印 张	13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35-6118-1
定 价	48.00元

购书咨询：(010) 88819929 电子邮箱：club@fltrp.com

外研书店：<http://www.fltrpstore.com>
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，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
举报电话：(010) 88817519 电子邮箱：banquan@fltrp.com

法律顾问：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

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

物料号：261180001

目录

洛丽塔

Lolita 001

盖茨比

Gatsby 091

詹姆斯

James 179

奥斯汀

Austen 297

后记 401

谢词 404

洛丽塔 Lolita

1

1995 年秋,辞去上一份教职后,我决定纵容自己去圆一个梦。我挑了七位最优秀最用功的学生,邀请她们每星期四早晨到我家来讨论文学。她们清一色是女性——在我私人的住所开男女合班的课风险太大,即使讨论的不过是小说。我们的课堂虽是男性止步,但仍有一名男学生锲而不舍,坚持伸张他的权利。于是他,也就是尼玛,私下照样阅读指定的作品,并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到我家来讨论我们正在看的书。

我时常玩笑似的以斯帕克的《布罗迪小姐的青春》(*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*)提醒学生,并问:“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?”因为我生性悲观,相信到头来总会有人背叛我。娜丝琳曾调皮地回答:“你自己说过,到头来我们都会背叛自己,成为出卖自己基督的犹大。”玛纳则强调我并非布罗迪小姐,而她们不过就是她们自己罢了。她让我想起我常挂在嘴边的叮咛:无论是什么情况,千万别把小说当成现实人生的翻版,而小看了它;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,而是真相的顿悟。不过假如要违背自己的告诫,选一部最能反映我们在伊朗生活的小说,那绝非《布罗迪小姐

的青春》或《一九八四》，而是纳博科夫的《斩首之邀》（*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*），或更贴切的《洛丽塔》（*Lolita*）。

我们的周四晨间研讨会进行了两年，我在德黑兰的最后一夜，有几个朋友和学生前来道别，顺便帮我打包。当我们将屋里所有的东西打包，当所有物品和色彩褪成八只灰皮箱，像精灵幻化成烟、缩进瓶中后，我和学生们衬着餐厅光秃秃的白墙，合拍了两张照片。

那两张相片此刻就在我眼前。头一张有七个女人，她们倚墙而立，按当地法律规定，穿戴黑袍黑头巾，全身包得密不透风，只露出脸蛋和双手。第二张照片还是同一批人，同样的姿势，倚着同样的墙壁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们除去了外层的包覆。她们因缤纷的色彩而有所区分，因衣服和头发的颜色、式样与长度而独特，就连那两个仍戴着头巾的女孩看起来也不太一样了。

第二张最右边穿白色 T 恤和牛仔裤那个，是我们的诗人玛纳，她入诗的题材往往是多数人不屑一顾的事物。照片没反映出玛纳黑眼珠奇特的晦涩不明，未能显露出她内敛、隐秘的本性。

站在玛纳旁边的是玛荷希，她的黑色长头巾，与细致的五官及腼腆的微笑，显得格格不入。玛荷希其实很能干，但她浑身流露出的优雅考究，令我们不由得称呼她“夫人”（*my lady*）。娜丝琳过去常说，我们不只用它来形容玛荷希，还扩展了“夫人”的含义。玛荷希十分敏感，有一次雅西告诉我，玛荷希就像瓷器一样易裂，在不熟的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，可是谁敢招惹她，准没好下场。雅西继续敦厚地说：“我则像耐用的塑料，不论别人怎么对待，都不会龟裂。”

雅西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年纪最小的，照片里的她穿着黄衣，身体前倾，一脸灿烂笑容，我们常说她是大家的开心果。其实雅西生性害羞，但只要一兴奋起来，就会忘了矜持。她说话的语气略带揶揄，不仅质疑别人，也挑战自己。

我穿棕色衣服，站在雅西旁边，一手搭着她的肩。站在我正后方的是阿金，我最高的学生，留着一头金色长发，身穿粉红色T恤，笑得和大家一样。阿金的笑不像微笑，倒像压抑不住的神经质爆笑的前奏。即使在向我们倾诉她和先生最近发生的问题，她照样绽出那奇特的笑。惊世骇俗、有话直说的阿金，喜欢自己言行举止所造成的震撼效果，而时常与玛荷希及玛纳起冲突、意见相左。我们给她取了个“野丫头”的绰号。

在我另一边的蜜德拉，或许是这群人当中最冷静的一个。她就像她画里的粉彩一样，仿佛逐渐淡出的隐约人形，但她的魅力在于脸上那对不时出现的神奇酒窝，被她用来戏弄毫无戒心的受害者，使他们乖乖就范。

抓着蜜德拉手臂的是莎娜姿，由于受到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，她在渴望独立和企求赞许之间摇摆不定。我们全都在笑。而尼玛，即玛纳的先生兼我唯一真正的文学批评家——要是他能坚持到底，把他那些出色文章完成就好了——是我们的隐形伙伴，摄影师。

还有一个人：娜丝琳。她不在相片中，她没坚持到最后。不过少了那些不在场或无法在场的人，我的故事就不算完整，他们的缺席仿佛没有伤口的痛楚，始终隐隐作痛。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德黑兰：它的不在场比在场更真实。

在我脑海里，娜丝琳的影像有点模糊失焦。我翻遍这些年来与学生的合照，其中许多张都有娜丝琳，但她老是躲在后面，不是躲在人后，就是躲在树后。有一张照片，我和八名学生站在教职员大楼前的小花园中，按惯例，临别纪念照都来这里取景。背景有一棵茂密的柳树，我们都笑得很开心，娜丝琳却躲在角落，从最高的学生后面探出一双眼睛，仿佛顽皮误闯的小妖精，成了不速之客。另一张照片里，她的脸夹在两个女生肩膀形成的小谷后方，我几乎认不出来。她在这张照片中眉头深锁，心不在焉，似乎不知有人正在拍她。

该怎么形容娜丝琳？我曾戏称她为柴郡猫^①，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来去无踪。其实我根本无从形容她，她自成一类，只能说娜丝琳就是娜丝琳。

有将近两年的时间，不论晴雨，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来我的住处，当我目睹她们卸除非穿戴不可的面纱长袍、绽露琳琅满目的色彩时，每每不能自己。学生们走进房间之际，卸除的不只是头巾和袍子。每个人的轮廓和形状逐渐浮现，起居室的窗户框有我深爱的艾布士山脉。起居室内的天地成了我们的避风港、我们自给自足的小宇宙，嘲笑着眼下现实世界的城市里一张张被黑头巾裹住的怯懦面孔。

这课程的主题是小说与现实的关系。我们阅读波斯的古典文学，如《一千零一夜》(*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*)的创作女王

^① 柴郡猫(Cheshire cat)，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的猫。——译者注(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，以下不再一一标示)

山鲁佐德(Scheherazade)的故事^①,以及西方的经典之作——《傲慢与偏见》(*Pride and Prejudice*)、《包法利夫人》(*Madame Bovary*)^②、《黛西·米勒》(*Daisy Miller*)^③、《院长的十二月》(*The Dean's December*)^④,当然还有《洛丽塔》。我边写书名,回忆边随风席卷而来,惊扰了这他乡异地秋日的宁谧。

此时此地,在这频频出现于我们课堂讨论的另一个世界,我坐着重温和学生(后来我都称她们为“我的丫头”)在德黑兰一个看似阳光灿烂的房间读着《洛丽塔》的情景。但若要一窥《洛丽塔》中诗人罪犯亨伯特的内心奥秘,我需要诸位读者在脑中想象我们的存在,否则我们便不是真的存在。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,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:想象我们在最隐私的秘密时刻,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间,聆听音乐、坠入情网、漫步街道,或在德黑兰阅读《洛丽塔》。然后,再想象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,赶入地下,见不得光。

今天我之所以会写纳博科夫,是为了庆祝我们即使在德黑兰的逆境中依然读了纳博科夫。我选择他小说中我最后教授、也藏有许多回忆的一部。我想写的是《洛丽塔》,但此时我必须重提德黑兰的往事,才能写出有关这小说的一切。这是德黑兰的《洛丽塔》,不仅《洛丽塔》给德黑兰换上一种不同的色调,德黑兰也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的小说,将它转化为“我们的《洛丽塔》”。

① 《一千零一夜》成书为阿拉伯文,此处可能意为其中故事主要源于波斯。

② 19世纪法国写实小说家福楼拜之作。

③ 19世纪美国小说家亨利·詹姆斯之作。

④ 20世纪美国小说家索尔·贝娄之作。

2

于是9月初的某个星期四,我们初次在我的起居室聚会。她们来了,我先听到门铃,一阵停顿后,传来街边大门关上的声音。接着我听见脚步声,先爬上迂回的楼梯,再经过我住所门口。我朝前门走去,眼尾余光扫到旁边的窗子透出一片天。每个女孩一到门口就脱去长袍和头巾,有时会左右甩甩头,顿一顿,才走进起居室。只不过此刻眼前并没有起居室,唯有回忆嘲弄的幻影。

起居室比我家中任何一处更能显示我四处迁徙、有如借来的生活,基于经济需要和个人选择,我将不同时空搜集而来的家具陈列在一起。奇怪的是,这些不搭界的成分却营造出一份均衡和谐,公寓中其他房间即使经过刻意装潢,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。

母亲每每看见一幅幅靠墙摆的画,一瓶瓶搁置地上的花,以及没挂帘子的窗,就无法忍受。我迟迟不愿挂上窗帘,后来有人提醒我这里是伊斯兰教国家,窗户必须挂上窗帘,我才勉为其难挂上。母亲总是感叹:“你到底是不是我生的?从小我没教你要保持整洁吗?”她的语气原本正经八百,但同样的唠叨反复了这么多年,如今几乎已成为亲昵的仪式。我的小名叫阿飒,她总说:“阿飒呀,你已经是大人了,淑女要有个淑女的样子。”然而她的语气却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年幼、脆弱而顽固,即使在回忆中听见她的声音,我也知道自己从未达到她的期望,成为她费心要我做的淑女。

当时我并没怎么注意那间起居室,如今它在我心目中却地位

特殊,成为珍贵的回忆场景。那是个宽敞的房间,布置着零星的家具和装饰。角落的壁炉是我先生比冉异想天开的杰作,墙边摆着一张鸳鸯椅,我在椅子上铺了一条母亲许久前送的蕾丝罩。有张浅桃红色的长沙发面对着窗户,搭配两张同系列的椅子和玻璃桌面的方形铁桌。

背对窗户的那张椅子是我的老位子,窗子底下有条叫作阿萨尔的死巷,窗户对面则是以前的美国医院,医院原本小而高级,如今却喧闹拥挤,专门收治退伍的伤患残兵。每逢“周末”(伊朗的周末为周四与周五),小巷子便挤满上医院看病的人,他们携家带口,仿佛来野餐似的。邻居引以自豪的前院遭到严重的蹂躏,夏季尤其凄惨,因为他所钟爱的玫瑰常被顺手牵羊。我们听得见孩子的喧哗、哭闹和嬉笑,他们母亲的怒吼也夹杂其中,一面叫唤孩子名字,一面扬言要处罚他们。偶尔会有一两个孩子按了我们的门铃就跑,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施故伎。

母亲住这栋公寓一楼,我住二楼,弟弟住三楼,不过他去了英国,三楼经常是空的。从二楼望去,我们看得见一棵大树的树梢,以及城市房舍尽头的艾布士山。这条街、医院和它的病患已被逐出视野,从底下传来的零碎噪音才让我们隐约意识到他们的存在。

从我的座位看不见我钟爱的山脉,可是在我座位对面、餐厅最远的那堵墙上,挂着一面父亲送的椭圆形古董镜,镜中的反影让我得见即使在夏季依然白雪覆顶的艾布士山,并观察树木变换色彩。这去芜存菁的景致总让我觉得那嘈杂声并非来自底下的街道,而是来自遥远的异地,其始终不断的嗡嗡声是我们在无数

小时内,与不愿面对的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。

对我们全体而言,那间起居室成为犯规的场所,无异于梦幻国。我们围着摆满花束的大茶几而坐,悠游进出我们所阅读的小说世界。回首前尘,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所吸收的一切令我诧异,套一句纳博科夫的话,透过小说的魔力,我们正要体验何谓化腐朽为神奇。

3

上课第一天的清晨六点,我已经起床,兴奋得吃不下早餐,只随便喝点儿咖啡,然后慢条斯理冲了个舒服的澡。水顺着我的颈子、背部、双腿而下,我站在那儿仿佛生了根,又好似轻飘飘。多年来,我头一次感到期待却没压力,不需要像白天在大学教书时一样忍受那些磨人的仪式,被迫穿规定的服装,表现出应有的行为和克制的举止。因为这堂课我所要作的准备是截然不同的。

伊朗的生活如四月天,阴晴不定,反复无常。政府当局一会儿怀柔,一会儿高压,让人无从捉摸。当时在经过一段相当平静和所谓自由的时期之后,我们又进入了严苛的政治氛围。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,这些人制定更严格的法令,当时大学里已规定必须男女分班,还惩处了不听话的教授。

从1987年起,我就在阿拉梅·塔巴塔拜大学任教。该大学被点名为全伊朗自由色彩最浓厚的学院,据说教育当局有某位官员故作夸张,问阿拉梅大学的教授是否以为自己住在瑞士?“瑞士”已成为西方堕落腐败的代名词,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

程或活动,都会以“伊朗并非瑞士”来奚落一番。

压力最大的是学生,我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诉苦,却爱莫能助。女学生因为上课迟到跑步上楼、在走廊上嬉笑、和异性交谈而动辄得咎。有一天莎娜姿在我们讨论快结束时,哭着冲进课堂。在啜泣间,她向我们解释迟到是因为门口的女警卫从她包包里搜出腮红,痛斥了她一顿,打算赶她回家。

我为何突然放弃教学生涯?我问过自己无数次。是那所大学的水准每况愈下?别的教授和学生态度日渐冷漠?还是每天都必须和反复专横的规章法令搏斗?

我用丝瓜络擦过皮肤,忆起大学当局接到我辞呈时的反应,不禁一笑。他们无所不用其极,骚扰我、限制我,监视我的访客,控制我的行动,不核准我早已合格的终身教职,可是等我递出辞呈,他们却又忽然可怜起我来,不让我辞职,令我大为光火。学生扬言要罢课,让我稍感快慰的是,我后来发现,尽管校方威胁要秋后算账,学生们仍以行动抵制了顶替我的教授。每个人都认为我会屈服,最后回心转意。

又过了两年,他们终于接受我的辞呈。记得有个朋友告诉我:“你实在不了解他们的心态,他们不让你辞职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没资格主动求去,他们才有权决定你的去留。”这样的专制蛮横令我忍无可忍。

朋友曾问:“以后你要做什么呢?”枯坐家里吗?我总告诉他们,我可以再写一本书。但其实我并没有明确的计划,我刚出版了一本有关纳博科夫的著作,其对我生活的影响仍余波荡漾,至于下一本书的轮廓,我脑海中只有若干模糊的概念。最起码我可

以暂时继续从事我所喜爱的波斯古典文学研究,不过有一个已在我心中酝酿多时的计划,才是我的优先考量。多年来,我一直很想成立一个特殊的班,一个能让我自由发挥的课堂,而不必像在共和国政权下教书那么缚手缚脚。我想精挑细选几个全心投入文学研究的学生来参加,那些由政府钦点,或纯粹因为被其他科系拒于门外才选择英语文学,或认为拿到英文学位对未来生涯有助益的学生,不是我要的。

在伊朗教书,一如其他行业,必须在政治的现实和法令的专制下低头。当政者强迫我们关切的细枝末节,往往严重破坏了教书的乐趣,假使大学官僚最重视的,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,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、发丝是否整齐,试问老师如何能好好教书?当教职员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“葡萄酒”一词尽数删除,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,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?

有位画家朋友点醒了我。她初以写生为主,题材多半是废弃的房间、荒芜的屋舍和被丢弃的妇女照片。后来她的作品转趋抽象,在最近一次个展中,她的画面上只剩大片的叛逆色彩,例如我起居室的那两幅,只见幽黯的色块上缀着小小的蓝点。我问她怎会从现代写实主义转为抽象主义,她说现实已变得黯淡荒凉,令人无法忍受,如今我只能画出梦想中的色彩。

梦想中的色彩。我自言自语从淋浴间跨出,踏上冰凉的地砖。我喜欢。多少人能有机会画出梦想中的色彩?我套上宽大的浴袍,从水温暖的怀抱进入浴袍贴身的保护,感觉很舒服。我

赤着脚走进厨房,在我最喜欢的红莓图案马克杯里倒了些咖啡,然后忘情坐进走廊上的躺椅。

这堂课就是我梦中的色彩,开这堂课需要主动脱离已转为横暴的现实。我极度渴望抓住自己少有的乐观心情,因为在心底深处,我并不知道这计划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。有个朋友说:“你了解自己愈来愈封闭,如今又和大学断了关系,你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将只局限在一个房间内。你在这儿会有什么发展呢?”我踱进卧室更衣,心想躲进自己的梦里可能是危险的,从纳博科夫作品中的疯狂梦想家金伯特^①和亨伯特身上,我早已了解这点。

我挑选学生时,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背景并未列入我的考量。这样一个在个人、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混合团体,居然能对共同的目标与理想始终如一,使我日后将其视为这堂课的一大成就。

我特意挑选这几位女生有个原因,她们身上都带着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。她们是一般人所谓的独行侠,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别。我之所以欣赏她们,不仅因为她们的求生能力,也因为她们踽踽独行的人生。玛纳曾建议,何不称呼这课堂为“自己的空间”,呼应伍尔夫“自己的房间”。

那第一个早晨,我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挑选衣服,试过各式各样的衣服后,终于选定红色条纹衬衫和黑色灯芯绒牛仔裤。我仔细化妆,涂上鲜红色唇膏。正在戴小小的金耳环时,我突然慌了起来。万一不成功呢?万一她们不来呢?

^① 金伯特(Kinbote),小说《微暗的火》中的叙述者。——编者注